

蘇詩彙評

中

四川文藝出版社
曾索莊 主編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十

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携手河堤上作此詩

白酒無聲滑瀉油，醉行堤上散吾愁。春風料峭羊角轉，河水渺綿瓜蔓流。君已思歸夢巴峽，我能未到說黃州。此身聚散何窮已，未忍悲歌學楚囚。

查慎行《初白庵詩評》卷中：（「我能未到說黃州」）退之詩：「湖州未到我能說。」先生借用此語。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滑瀉油」三字不雅。（「春風料峭羊角轉」）羊角乃旋颳之狀，與「春風料峭」不合。「角」字、「渺」字（「河水渺綿瓜蔓流」）皆應平而仄，以次句「瓜」字應仄而平雙救之，此唐人定格也。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夫子自逐客，尙能哀楚囚。奔馳二百里，徑來寬我憂。相逢知有得，道眼清不流。別來未一

年，落盡驕氣浮。嗟我晚聞道，款啓如孫休。至言難久服，放心不自收。悟彼善知識，妙藥應所投。納之憂患場，磨以百日愁。冥頑雖難化，鑄發亦已周。平時種種心，次第去莫留。但餘無所還，永與夫子遊。此別何足道，大江東西州。畏蛇不下榻，睡足吾無求。便爲齊安民，何必歸故邱。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起二句施於兄弟，不合，用於朋友則可。（「道眼清不流」「道眼」句拙。（「落盡驕氣浮」「落盡」句亦拙，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〇：（「夫子自逐客」）二語破涕爲笑，若得之于不意中者，然真乃張皇失措，不辨頭路時語也。公既就逮，家累方寄食于子由，至是，子由坐罪，亦欲就道，真乃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時。詩卻以此十字，一齊捲過，下便自說自話矣。曉嵐謂「起二句施于兄弟不合，于朋友則可」，此等見解，去蘇甚遠。（「徑來寬我憂」）以上一節，凡波及子由事，皆于一「寬」字了之。（「永與夫子遊」）自「相逢知有得」句至此，爲中一大節，因子由以自鑑，故重言夫子以申明之，即宮師命名軾、轍之意也。（「此別何足道」句以下）末節自道別後之我，亦以寬子由也。通篇悉出兄弟至情，移作他人兄弟不得，然非淺人之所知也。

張佩綸《潤于日記》辛卯下：坡詩自錢塘始縱筆，人皆知之。然放筆爲直幹，不足盡坡之妙也。試玩其汪洋中之渟蓄，乃知海之大，無所不有。請更續之曰：自黃州始斂筆。如《子由自南

都來別》，開口即云：「夫子自逐客，尙能哀楚囚。」一「自」字，一「尙」字，何等曲折沉痛。

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一九：觀《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一首，自省至矣。

又卷二〇：紀文達（昀）不知此篇之妙，宜責坡公不自省也。（按：指《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二首》紀昀評。）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首

蘭菊有生意，微陽回寸根。方憂集暮雪，復喜迎朝暉。憶我故居室，浮光動南軒。松竹半傾瀉，未數葵與萱。三徑瑤草合，一瓶井花溫。至今行吟處，尙餘履舄痕。一朝出從仕，永愧李仲元。晚歲益可羞，犯雪方南奔。山城買廢園，槁葉手自掀。長使齊安人，指說故侯園。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起處）是憂患後語。（「一瓶井花溫」「井花」當作「井華」。

鉛膏染髭鬚，旋露霜雪根。不如閉目坐，丹府夜自暉。誰知憂患中，方寸寓羲軒。大雪從壓屋，我非兒女萱。平生學踵息，坐覺兩鞔溫。下馬作雪詩，滿地鞭箠痕。佇立望原野，悲歌爲黎

元。道逢射獵子，遙指狐兔奔。蹤跡尚可原，窟穴何足掀。寄謝李丞相，吾將反邱園。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丹府夜自瞰」）「瞰」字押得牽強。「兒女萱」亦生造。「大雪」二句，「蹤迹」二句皆寓言也。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〇：「兒女花」、「兒女萱」皆有出處。（略）曉嵐亂扛，謂爲生造，可發一笑。

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

昔年嘗羨任夫子，卜居新息臨淮水。怪君便爾忘故鄉，稻熟魚肥信清美。竹陂雁起天爲黑（自注：小竹陂在縣北），桐柏煙橫山半紫（自注：桐柏廟在縣南）。知君坐受兒女困，悔不先歸弄清泚。塵埃我亦失收身，此行蹭蹬尤可鄙。寄食方將依白足，附書未免煩黃耳。往雖未及來有年，詔恩倘許歸田里。卻下關山入蔡州，爲買烏犍三百尾（自注：黃州出水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竹陂」二句，寓言任之獄事，以雁與煙比小人也，然其言不甚警切。（「往雖未及來有年」以下）此卻得體。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〇：結到任居，仍是過新息口吻，至其敦厚之旨，則顯然言外矣。

又見卷三四《閱世堂贈任仲微》王文誥評。

過淮

朝離新息縣，初亂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度千山赤。巒巖號古戍，霧雨暗破驛。回頭梁楚郊，永與中原隔。黃州在何許，想像雲夢澤。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獨喜小兒子，少小事安佚。相從艱難中，肝肺如鐵石。便應與晤語，何止寄衰疾（自注：時家在子由處，獨與兒子邁南來）。

查慎行《初白庵詩評》卷中：（「想像雲夢澤」）杜牧之《齊安郡》詩：「雲夢澤南州。」蓋黃州在雲夢之南也。

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卷三：不必作坐愁行嘆語，但寫荒涼景色，而遷謫之感，已是淒然言下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回頭梁楚郊」二句）沉痛語不在深。（「生理已自畢」）

「生理」句已可住。（「獨喜小兒子」以下六句）贅以「小兒子」一段反覺少味少力。

張佩綸《澗于日記》辛卯下：《過淮》詩若寫己之肝肺鐵石便淺，乃云：「獨喜小兒子，少小事安佚。相從艱難中，肝肺如鐵石。」夫以小而安佚之子，尚能耐此艱難，何況于我？此縮臨《北征》而無其迹者。

書磨公詩後

過加祿鎮南二十五里大許店，休馬於逆旅祁宗祥家，見壁上有幅紙，題詩云：「滿院秋光濃欲滴，老僧倚杖青松側。只怪高聲問不磨，嗔余踏破蒼苔色。」其後題云：「湓水僧寶磨。」宗祥謂余，此光、黃間狂僧也，年百三十，死於熙寧十年。既死，人有見之者。宗祥言其異事甚多，作是詩以識之。磨公本名清戒，俗謂之戒和尚云。

磨公昔未化，來往淮山曲。壽逾兩甲子，氣壓諸尊宿。但嗟濁惡世，不受龍象蹴。我來不及見，悵望空遺躅。霜顱隱白毫，鎖骨埋青玉。皆云似達摩，隻履還西竺。壁間餘清詩，字勢頗拔俗。爲吟五字偈，一洗凡眼肉。

游淨居寺

淨居寺在光山縣南四十里，大蘇山之南，小蘇山之北。寺僧居仁爲余言：齊天保中僧惠思過此，見父老，問其姓，曰蘇氏。又得二山名，乃嘆曰：「吾師告我遇三蘇則住。」遂留結菴，而父老竟無有，蓋山神也。其後僧智顗見思於此山而得法焉，則世所謂思大和尚智者大師是也。唐神龍中，道岸禪師始建寺於其地，廣明庚子之亂，寺廢於兵火。至乾興中乃復，而賜名曰梵天云。

十載遊名山，自製山中衣。願言畢婚嫁，攜手老翠微。不悟俗緣在，失身陷危機。刑名非宿學，陷穽損積威。遂恐生死隔，永與雲山違。今日復何日，芒屨自輕飛。稽首兩足尊，舉頭雙涕揮。靈山會未散，八部猶光輝。願從二聖往，一洗千劫非。徘徊竹溪月，空翠搖煙霏。鐘聲自送客，出谷猶依依。回首吾家山，歲晚將焉歸。

查慎行《初白庵蘇詩補注》卷二〇：施氏原注：「此詩墨蹟今在湖州何氏，首有『淨居』二字。」新刻刪去，今補錄。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遂恐生死隔」二句）頓挫好。（「稽首兩足尊」二句）是憂患後語。（「徘徊竹溪月」）結得綿邈。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〇：（「永與雲山違」）以上一節，乃憂患以前之我也。（「一洗千劫非」）以上一節，乃憂患以後之我也，公自是進于德矣。（「徘徊竹溪月」六句）雖補游事，而終以回首之詞，蓋仍以起作歸結也。

趙克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徘徊竹溪月」數句）情景相融，語意流動。

梅花二首

春來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間。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度關山。

周必大《跋汪達所藏東坡字》（《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平園續稿》卷一〇）：右蘇文忠公手寫詩詞一卷，《梅花二絕》，元豐三年正月貶黃州道中所作。「昨夜東風吹石裂」集本改爲「一夜」。

《永樂大典》卷八二一引袁文《甕牖閑評》：蘇東坡「春來幽谷水潺潺」詩，題目只作《梅花》，少年時讀，甚疑之。此蓋謫黃州時，路中作詩偶及之，初不專爲梅花。

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卷三：撫琴動操，衆山皆響，前作有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以格自比。（「的皪梅花草棘間」）「的皪」二字入絕句，不配色。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青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

許顗《彥周詩話》：「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青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南枝北枝春事休，榆錢可寄柳帶柔。定是沈郎作詩瘦，不應春能生許愁。」此東坡、魯直《梅花》二章。作詩名貌不出者，當深考二詩。

王士禎《帶經堂詩話》卷九：可追蹤唐賢。

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卷三：詞若未至，意已獨往，後作有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前首借喻，此首說明，章法不苟。（「開自無聊落更愁」）從「落」字生情。（「幸有青溪三百曲」二句），奇幻。

戲作種松

我昔少年日，種松滿東岡。初移一寸根，瑣細如插秧。二年黃茅下，一一攢麥芒。三年出蓬

艾，滿山散牛羊。不見十餘年，想作龍蛇長。夜風波浪碎，朝露珠璣香。我欲食其膏，已伐百本桑（自注：煮松脂法，用桑柴灰水）。人事多乖忤，神藥竟渺茫。竭來齊安野，夾路鬚髯蒼。會開龜蛇窟，不惜斤斧瘡。縱未得茯苓，且當拾流肪。釜盎百出入，皎然散飛霜。槁死三彭仇，澡換五穀腸。青骨凝綠髓，丹田發幽光。白髮何足道，要使雙瞳方。卻後五百年，騎鶴還故鄉。

查慎行《初白庵詩評》卷中：（「釜盎百出入」）此言煮松脂法。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不惜斤斧瘡」）「瘡」當作「創」。緣是松詩，故不嫌於章咒氣。若作道家詩，用此種字句，便可厭。（「卻後五百年，騎鶴還故鄉」）雙結完密。

萬松亭

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於道周，以莛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傷來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詩。

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自注：古語云：一年之計，樹之以穀，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百年之計，樹之以德）。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冰

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一《萬松亭》：萬松亭在關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于道，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詩云：「十年栽種百年規（略）。」崇寧以還，坡文既禁，故詩碑不復見，而過往題詠者，多不勝紀。番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此之謂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十年栽種百年規」二句）腐氣太甚。

張先生

先生不知其名，黃州故縣人，本姓盧，爲張氏所養。陽狂垢污，寒暑不能侵，常獨行市中，夜或不知其所止。往來者欲見之，多不能致。余試使人召之，欣然而來，既至，立而不言。與之言不應，使之坐不可，但俯仰熟視傳舍堂中，久之而去。夫孰非傳舍者，是中竟何有乎？然余以有思維心，追躡其意，蓋未得也。

熟視空堂竟不言，故應知我未天全。肯來傳舍人皆說，能致先生子亦賢。脫屣不妨眠糞屋，流

漸爭看浴冰川。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

趙令時《侯鯖錄》卷八：東坡作詩，妙于使事，如（略）公在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坡曰：「豈非以身世爲傳舍乎？」因贈詩云：「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蓋用朱桃椎事。高士廉備禮請見，與之語，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東坡取隱士相見不言之意爲詩，真切當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釋梵類》查慎行評：三、四二句，筆如口，手如心。
又紀昀評：起四句自恣逸，五、六太鄙。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五六太俗。

初到黃州

自笑平生爲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只慙無補絲毫事，尙費官家壓酒囊（自注：檢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

黃徹《碧溪詩話》卷一〇：子建稱孔北海文章多雜以嘲戲，子美亦戲倣俳諧體，退之亦有寄

詩雜詠俳，不獨文學爲然。（略）大體材力豪邁有餘，而用之不盡，自然如此。（略）坡集類此不可勝數。（略）《黃州》詩云：「只慙無補絲毫事，尙費官家壓酒囊。」（略）皆幹旋其章而弄之，信恢刃有餘，與血指汗顏者異矣。

曾季狸《艇齋詩話》：東坡黃州詩云：「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讀此可見黃州專有水竹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遷謫類》方回評：東坡元豐二年己未冬，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使，本州安置，明年二月到郡。何遜、張籍、孟賓三詩人皆水部。

又馮班評：此何以似白公？有謂坡公不如谷者，我不信也。

又：此後詩不必工，多故事可用。

又：第六用白公語。查慎行評：結句元注自不可刪，語有蘇集，觀者自考之。

又張載華評：結句「尙費官家壓酒囊」，元注：「檢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

又紀昀評：東坡詩多傷激切。此雖不免兀傲，而尙不甚礙和平之音。

又：末句本集自有注，不載則此句不明。

袁宏道評閱譚元春選《東坡詩選》卷四譚元春評：「魚美」、「筍香」俱未嘗實歷，所以二語好。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因江而知魚美，見竹而覺筍香，確是初到情景。員外、水曹則新授頭銜也。末句承腹聯說下，亦是初任事之詞。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此卻和平。

王文濡《宋元明詩讀本》卷六：軾以詩得罪，即吳充亦謂其不能無缺望。今觀此詩，似不失素位而行之意。

陳衍《宋詩精華錄》卷二：《南園》後二句，即「長江繞廓」一聯作法。

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二首

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惟兩姓，不將門戶買崔盧。

我是朱陳舊使君（自注：朱陳村在徐州蕭縣），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二首皆淺直。

趙翼評沈德潛《宋金三家詩·東坡詩選》卷上：「而今風物那堪畫」二句）反托一筆，何限神往。

張道《蘇亭詩話》卷三《故事類》下：東坡《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詩，有「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句。都穆《南濠詩話》：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白樂天有《朱

陳村》詩，余每誦之，則塵襟爲之一灑，恨不生長其地。後讀坡翁詩云云，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趙克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下：題圖不嫌于淺，但不得以爲七絕恆蹊。

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詩也宿黃州禪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記此詩故作一絕

佛燈漸暗饑鼠出，山雨忽來修竹鳴。知是何人舊詩句，已應知我此時情。

查慎行《初白庵詩評》卷中：此詩全首載《宋文鑑》中，乃潘閔《夏日宿西禪寺》詩。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境真則情味自深，歛歛欲絕。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第三句突出無根。若非題目分明，則上二句似是舊句矣。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〇：上聯全從潘句（按：指潘閔《夏日宿西禪寺》詩）脫出，而面貌則非，此猶詩之魂也。